

心愿

陈兆燕

屋外飘着鹅毛大雪。阿公站在镜子前拉了拉青色畲族外套，挺了挺胸。没错，立领领边和前襟都镶着花边，花边的图案正是畲族人特有的字符图案。这件畲族外套是学校专门发给老师上课穿的，是一件名副其实的校服。阿公的嘴角上扬，露出白白的牙齿，满脸得意的笑容。

阿公又整了整那顶专门搭配的青色绒帽，帽子下的那张脸已生了不少皱纹。想想也是，毕竟是70多岁的人了，不过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老。他到学校上畲族课已经一年多了，那些学生和家长都称他蓝老师。一些家长和学生私下里还亲切地喊他阿公、师公。“我老蓝走到哪里都是一个受欢迎的人呢。”阿公在心里咯咯地笑。

今天是星期三，又到了上课的时间。阿公看了看表，背起那个黑色的大书包，向屋外走去。

雪下的真大呀，从坪坪岗村到雾溪村，雾溪村到后山村，后山村到崇头镇，一路上一会儿水，一会儿冰，一

儿雪，电瓶车根本没法骑，不得不时地下车拉上一段路。50多里的路，骑了两小时。幸好今天出门早，到学校还可以缓口气。骑骑停停，手心热得出汗，脚却被冻麻木了。一些路段滑，几次差点摔倒，幸好老骨头还硬朗，没有被摔坏。

上课的铃声响起。一个星期没听见这铃声，心里都有一些想念了。走进教室，孩子们早已坐得端端正正。虽然今天天气冷，可孩子们还是把畲族校服穿得整整齐齐，或许是里面穿了棉袄，一个个鼓鼓囊囊的，阿公不禁在心里咯咯地笑。

“阿公，今天是用以前发的书学畲客话，还是用阿公自己编的练习纸？”

“你们是喜欢以前发的书，还是喜欢阿公编的练习纸？”阿公乐呵呵地问孩子们。

“我们喜欢阿公发的练习纸，阿公的字写得好看，阿公编的练习纸好记。”

“好啊，那么我们今天就用阿公

编的练习纸学畲客话。”阿公又在心里咯咯地笑。

阿公在这个学校教孩子们说畲客话一年多了，这些姓蓝的、姓雷的、姓钟的畲族孩子们，阿公看着特别亲切，感觉就像自己的小孙子、小孙女。

这是2017年冬天的一个上午。这个学校叫崇头镇中心小学，阿公的名字叫蓝观海。

那两年，借着中央传承发扬民族文化的东风，崇头镇中心小学专门组建了一个民族班，30多个孩子。特意请了阿公当民族班的文化课老师，教孩子们学习畲族语言、畲族山歌、畲族舞蹈、畲族民间体育，还给老师和学生们定制了畲族校服。

学校领导专门找到阿公家，请阿公当民族文化老师。国家解放后，全国各地大力推广普通话，再后来，就是一波一波的乡下人都往城里赶，住在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少。大家到了城里都跟着城里人说普通话，说当地的土话，说畲族话的人自然就越来越少。一代、两代、三代，一些畲族人家的孩

子都不会说畲客话了。这事让阿公急得睡不着觉。

其实在畲族人心里，还是很愿意自己的后代都能说畲客话的。畲客话是千百年来老祖宗们一代一代传下来的，听着就觉得亲切，觉得是自家人。11年前，附近的雾溪小学也请阿公到学校教过两年畲客话，当时也是一个30多位孩子的畲族班。孩子们学得可认真了，一个个回家后都能和家长们一板一眼地说着畲客话，家长们一个个心里乐开了花。

雾溪乡是畲族乡，因去城里的人越来越多，在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少，学校的孩子也越来越少。再后来，学校并到了20里外的城西小学，雾溪乡小学就不在了。

阿公记得清楚，那是合并前的最后几天。阳历六月的乡下并没有太热，太阳照着校园外那一棵棵茂密的大树，树荫下时不时吹来一阵阵风，叫人觉得舒服。乡下的风就是比城里的风凉快。阿公上完最后一节课走出教室，依然穿着那件藏青色的畲族衣

服，还特别系了一条畲族大腰带，看起来畲族风范十足。

一些家长已经知道学校要合并的事了，便早早地在学校门口等阿公。阿公一出来，阿娘阿爹们就都围了上去。大家拉着阿公的手，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畲客话，心里都十分舍不得阿公。一个阿娘说着说着还抹起眼泪来。阿公没有说什么，心里酸酸的、痛痛的，比谁都难过。

转眼11年过去了，阿公没想到还会有学校找他去上民族文化课，阿公满口答应。

和雾溪乡的孩子一样，崇头的孩子们也学得特别认真，畲客人家的孩子学畲客话就是有灵性，学得就是快，音发得就是准，山歌也唱得特别好听。别说今天是下雪了，就是下雨，我也要赶过来。阿公在心里咯咯地笑。

这节课阿公教大家说畲族话，还教大家唱山歌。阿公把山歌写在黑板上。然后转身，指着黑板，念道：“不，不念不，念唔……大家跟我念，唔！”

阿公告诉孩子们，“今年镇里要开迎新晚会，我们民族班要出一个节目，就表演这个说唱山歌了。你们一定要好好表现，让大家见识见识我们的厉害。”孩子们开心地笑，学得更认真了。

一个学期很快就过去了。没过几天，就迎来了镇里组织的大型迎新晚会。孩子们穿着民族服装，戴着畲族头饰，化着红红的妆，一个个精神抖擞。

那天晚上天气特别冷，还下着小雪，阿公早早地吃过晚饭，来到学校，带着孩子们来到镇里的大礼堂。

第三个节目就是孩子们的畲歌说唱。阿公没想到孩子们这次演出表现得这么出色，刚唱完，台下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这个节目居然还得了大奖。孩子们开心极了，围着阿公高兴地叫着“阿公，阿公”。

阿公脸上笑着，眼里却差点流下泪来。因为下学期学校畲族文化课就要取消了，这是他最后一次带领孩子们说畲客话、唱畲族山歌。

探秘康熙版《云和县志》：
两馆藏本差异背后的历史密码

魏世荣

六月的一天下午，烈日当空，我收到一条微信：“你在香港吗？我在香港太子某个巴士站。”发信人是小官，来自意大利米兰。我稍加思索，便忆起此人——清明时节，我回云和，在一次特殊饭局上我们有缘结识。他的老家是云和新庄村。当时他坐在我身旁，虽言语不多，却流露出海外华人特有的那份矜持。饭后，我们互相添加了微信，随后便各自离去。没想到，今日他竟会来到香港。

他告诉我刚从深圳过来，当晚便要返回。我叫他发送定位，决定前去接他。循着那闪烁的蓝点，我步行了大约半个时辰，终于在一处巴士站找到了他。他上身着黑色T恤，下身穿白色长裤，手持一瓶矿泉水，额头汗珠晶莹，显然已等候多时。

“香港真热。”他握手时说道，手心湿漉漉的。

我询问他是否有特别想去的地方。他摇了摇头，表示初次到访，毫无头绪。于是我提议前往尖沙咀的星光大道，两人从太子站进入地铁，前往目的地。出站后，阳光愈发猛烈，刺得人眼睛难以睁开。星光大道上几乎没有遮阴之处，热浪滚滚，实在不宜久留。我突然想起汉口街有观光旅游车可乘坐，便引领他前往。

那观光旅游车被漆成鲜红色，二层

敞开，非常适合观景。我们爬上顶层，车子便开始缓缓前行。弥敦道上行人如潮，油麻地的市场中，鱼贩正在高声叫卖，几位老妇人蹲在路边择菜。车辆经过亚皆老街时，西九龙文化中心那流线型的建筑在阳光下闪耀着冷光，与周围的老楼形成了奇妙的对比。

小官举着手机不停地拍照。广东道的奢侈品店橱窗里，模特身着当季新装，面无表情地凝视着街上的行人。红磡理工大学的教学楼前，三三两两的学生走过，他们背着包，步履匆匆，不知是赶着去上课还是刚刚下课。

红磡隧道内灯光昏暗，车子穿行其中，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出了隧道，眼前豁然开朗，湾仔会展中心的玻璃幕墙反射着阳光，刺得人眼睛生疼。小官眯着眼，突然说道：“香港真是寸土寸金。”

当车到达中环天星码头，我们下了车。夕阳正斜挂于维多利亚港上空，将海水染成了金色。国际金融中心的玻璃幕墙映照晚霞，犹如一块巨大的金砖。旁边的摩天轮缓缓转动，座舱中的人影隐隐约约。海滨步道上行人川流不息。一对情侣手挽着手，不时停下脚步自拍；一家三口推着婴儿车，孩子咿咿呀呀地指着海面上的渡轮；几个背包客坐在长椅上，翻看着旅游指南。栏杆旁，一位街头艺人正在演奏萨克斯，曲

调悠扬，却被周围的嘈杂声所淹没。

水面平静如镜，倒映着对岸的高楼大厦。夕阳渐渐西沉，天空由金黄转为粉紫，云朵如同被撕碎的棉絮，漂浮在天际。小官忽然叹了口气：“在米兰，很少能看到这样的景色。”

“米兰不好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好是好，”他望着远处的海面，“只是不像这里，能给我一种家的感觉。”

我不知该如何回应，便提议去吃晚饭。我们找到一家天桥上的餐厅，各自吃了一碗杂鲜面。席间，他聊起了在意大利的生意，坦言近年来生意难做，也谈到了身处异乡的孤独，十五年来，时常会生发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”的感慨。

饭后，我们乘坐天星小轮前往尖沙咀。夜色渐浓，维港两岸的灯光逐一亮起，宛如星河倾泻。星光大道上，游客们挤在栏杆边拍照，闪光灯此起彼伏。小官看了看手表，表示该回深圳了。

将他送至地铁站，我们握手道别。这次，他的手是干燥的。“下次回来，一定要再聚。也欢迎你到意大利米兰来玩。”他说。我点点头，目送他走进闸口，消失于人群中。

返回地铁上，我忽然想起，自己竟忘了询问他这次来深圳所为何事。

这次老乡相逢时间虽短，但朋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

在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中，地方志是记录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。清康熙三十一年（1692）《云和县志》作为现存云和县最早的方志，承载着珍贵的历史记忆，其价值不言而喻。目前，上海图书馆收藏版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版的这一古籍，在对比中呈现出诸多差异，为我们探寻其历史脉络提供了独特视角。

从收藏印记来看，两部县志可谓“出身”不同。上海图书馆藏本首页盖有“上海图书馆藏”“万绿轩王藏书”白文方印，书中第7页还留有“刘廷玠”“玉衡”“王氏藏书同光间修鄞慈两志曾经借出”等多枚印章。经考证，刘廷玠，字玉衡，曾任处州府知府等职，而“万绿轩王藏书”印主人为晚清民国藏书家王体君（王仁元），其藏书在地方修志中曾发挥重要作用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首页仅有“京师图书印章”也相对较少，仅存“刘廷

玠”“玉衡”印。不同的藏书印，勾勒出两部县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流转轨迹。

在内容呈现上，两个版本各有缺漏。上海图书馆藏本采用原图彩色扫描，画面清晰；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版为黑白扫描，略显模糊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因清晰度问题，多处字迹模糊难辨；并明确标注缺少第27页，该页是否缺失，而后来的清同治版本是否也延续了错误，尚待进一步考证；上海图书馆藏本虽清晰，却缺失了第25、26页。并且第71页“之典废得”“宫墙”“化鼓钟”第72页“年自甲”“未几明伦”“戊辰冬”“街歌”“候宰一邑使”“韩富欧”、第73页“也哉以是知”“士乐春”“宰云者”等诸多字词缺失。这些缺漏不仅影响对文献内容的完整解读，也为古籍修复与研究带来挑战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两个版本在文字避讳上的差异，成为判断其成书年代的关键线索。上海图书馆藏本对乾隆年号“弘

历、玄”三字多有避讳，如“林汪远弘庵氏修”在该版本中省略“弘”字，多处“历”“玄”字也未完整呈现。这一现象表明，上海图书馆藏本成书或晚于乾隆年间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成书时间则更晚。从制作工艺推测，上海图书馆藏本或为官方制作或出自专业匠人之手，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则为后期的再次印刷版本。

此次对康熙版《云和县志》两馆藏本的对比研究发现，翻印版本存在诸多错漏之处。为更好地传承地方历史文化，发挥古籍文献价值，建议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版及云和县档案馆保存的清同治版《云和县志》为参照，对康熙版《云和县志》进行重新校对与翻印。期待通过严谨细致的考证与整理，让这部古老方志以更准确、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，为研究云和县历史文化提供坚实的文献支撑。

